

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

聶耳專輯

(三)

中国音乐学院
中国音乐研究所

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丛刊

聶耳專輯

(三)

中国音乐研究所
中国音乐学院

1964. 8. 北京

内部参考资料187号

聶 耳 专 輯

(三)

編輯出版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研究所

編 輯 黃 祥 鵬 齊 毓 怡

*

850×1168 毫米 大32开 6 $\frac{6}{16}$ 印张 146千字

196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1,000 工本費1.30元

目 录

一、书 信	(1)
I. 家 信	(2)
(媽媽、二哥、三哥)	
II. 致友人信	(40)
(张庚侯、生 萱、吳 样、呂 驥、 孙师毅)	
二、介紹、回忆、紀念文选 (按发表先后排列)	(57)
一封未寄的信	呂 驥 (58)
紀念聶耳(摘录)	小 洛 (60)
一天风云楼梦噬集(摘录)	蔡楚生 (62)
(五) 落壳——聶耳的追忆	
“天才損失年”悼聶耳	蒲 风 (66)
記聶耳	伊 文 (69)
我忆聶耳	尤 兢 (73)
聶耳的第一次接近音乐	紫 銘 (76)
聶耳作品的历史性	张 曙 (78)
聶耳, 中国新兴音乐的創造者	冼星海 (略)
(1938.7.17.《新华日报》)	
学习聶耳先生	徐迈进 (79)
在抗战中紀念聶耳	冼星海 (略)
(《冼星海專輯》 (一))	
紀念聶耳	呂 驥 (82)

关于聶耳先生的歌曲	志 音(85)
略論聶耳的群众歌曲	麦 新(86)
盟国胜利凱旋之歌	(95)
聶耳的一生	徐嘉瑞(97)
紀念聶耳同志	呂 驥(112)
黑天使时代的聶耳	郑易里(114)
同学——聶耳守信的回忆片断	郭輝南(117)
給洪遼的信	郭輝南(121)
訪問聶耳的母亲(摘录)	楊 梅(126)
在黃浦滩边(摘录)	王浩兰(135)
臨行的前夜	聶子明(136)
略記聶耳在上海自学音乐的	

一段生活

(1954.8.《人民音乐》)

聶耳同志在明月社时期事迹的

片断資料紀略	黎錦暉(139)
回忆聶耳(摘录)	蔡楚生(143)
聶耳是怎样加入共青团的?	輝 南(151)
聶耳胜利的道路	田 汉(153)
回忆聶耳同志早年事	苏鴻綱(157)
永生的海燕	夏 衍(158)
故乡亲人忆聶耳	刘 綺(161)
聶耳的道路	李煥之(略)

● (《音乐建設文集》下册)

回忆聶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	耀 辰(略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(1958.6.《音乐研究》)

影事追怀录(摘录)	田 汉(165)
孙师毅談聶耳	(177)

記聶耳的一件事.....王为一(180)

影事春秋(摘录).....丁小邈(184)

——訪阳翰笙、于伶同志

附录:

介紹、回忆、紀念文选目索引.....(186)

— 书信

(按年月日顺序排列)

I. 家 信^①

我的摯亲爱的媽媽：

……* 我这次的出外，完全是环境的支配，使我不能不这样做，我感觉到云南不是可以发展的地方。談到讀書，外面挂了高級师范的名而沒有高級师范的实。我想：現在我已经从中学毕业，入了三学期的高师，还有三学期又是高师毕业学生，究竟拿得出什么实学来呢？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，实在是云南教育界的根本問題。談到做事，云南的紙币这样低落，即使一人每月有几十元的进款，不但不能补助家庭，就是維持一人的经济独立也怕困难……所以我看到这点，决意要到外省发展；不論讀書、为工、为商、为軍，都要向外发展。

現在不知道也知道了，什么軍事学校，完全是安慰家庭的話，簡直就是来当新兵，我原来的計劃是到了香港可以找到《大光报》的黃天石先生，看机会說話，或許可以逗留在香港和他做工作。不料輪船到了香港，不許上岸，接着換了另一支輪船直达广州，这是我的計劃失望的第一步。

① 校注：除在校記中注有信件来源者外，均据《聶耳的家信》（所藏抄本 B1. 172/NE.）順序校录。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	
书号	7800.17 v.3
总登记号	104182

我在广州也有朋友，在这里休息的那一天是很自由的。不过地方太繁华了，在街上逛了一天，始終沒有会到一个朋友，这是我的计划的第二次失望。

到了湖南郴州我本想找范军长亲自谈话，可是范军长这老滑头早知道这些琐碎事情，他下命令所有来的新兵不许会他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又是我的计划的第三次失望。屡屡失望，真是没有什么办法，只有忍气吞声的去过士兵生活，闷倦的时候，只有找几个朋友谈谈话——省高中的赵江、陈经武、成中毕业的范成初、罗洪昌，……他们都是这次出来的。这种事情或许是天赐的幸福，和我平素的交际。我们是驻在宪兵队，他们的队长是一个玉溪的毛本芳，我曾在玉溪青年改进会和他遇过一次的，后来我们认识以后，另外的一个分队长张树义是陈经武的同乡和同学，赵江也知道他。后来柳恒藻、毛、张、我们时常在一处商量我们的出路。他们为我们奔走，为我们找事情，为我们找玉溪同乡馮庆元，什么都做妥了，在十二月二十六号脱离了新兵队，这不算开小差的，因为什么都有他们疏通负责的。他们在先已经找到三个录事的位置，我们一出来就到差服务，现在是在137团二营六连的一个一等录事。因为在军事时期束期间，把它改为文书上士，每月连伙食在内共有十六元，月月都可以照领的。在连部的师爷，什么起稿等等都要他做，事情很繁。所以在一月之末，连长不是和你抬伙食，总要津贴一点，所以现在的生活比较好得多了。我在无事的时候，看看我带来的那一本文件辞典和作点小说文艺，或是到政治部研究各种主义。

三哥：你不是问我“你想做的文学家、艺术家就是如是的中止了吗？”没有的，絕沒有終止的。你知道汪西林的弟弟，他中学毕业后不去当兵，决沒有《結局》的出版，也沒有五百元沪币的奖金可以入大学。我这个时期努力的发展我的文学天

才，将来还是有希望的。听说不久我们要开到长沙，若能能够实现，我可以储蓄点旅费到上海去考妥当可靠的公费学校。连长和我的这些朋友都很赞成，假使没有妥实可靠的，也不可疏忽从事，依然慢慢处着，以后再图发展。还有一点希望就是若能能够开往长沙，这里的交通比较便利，我可以把我的小说寄到创造社（上海）投稿。

你想入军界，我是绝对不赞成的。就大局方面论，现在军事时期收束，训政开始，军人没有干场的。再一方面我们的家庭是这样分裂，你入了军界岂不是由分裂而变为破裂吗？我实在不算入军界，我在前两信说过，不过是手段而已，借这机会图别的发展而已。现在殖行的事大概没有希望，我和你想有两种办法：第一，就是继续研究商业的学科，更进一步英文的商业科学，一方面可以找相当的职业去做；第二，就是现在训政开始时期，各省都要办一个“全省自治训练所”。这是一个完全公费学校，几月或年余毕业后，即可在地方工作。湘省已经办起了，你可以研究一下各种主义，尤其是三民主义和新时代的书籍多找些看看，像这样的学校也很可以进得的。

.....*

我这次出来感觉到朋友之可贵，毛、柳、张、冯、本来是很淡的朋友，谁又知道他们能这样的援助呢？所以我仅将我入了社会的这一小点经验贡献给三哥，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做朋友，不过取一种相当的态度去应付他，将来是有益不小的。

我的书籍请三哥好好保存，以后我或许要（从）* 邮寄几本〔给〕* 我。

心爱的书，我在校时预备的一套绘画具，什么颜料、画纸、画版、橡皮、画笔等通通都有的，无事时可以练习练习，调剂一下枯燥的生活，五线谱也可以学习一下，也是一桩有趣的事。张庚侯、邓象漣、郭耀辰（辉南），和附小的教员都是我的好

朋友，三哥可以随时找他們接談接談。我走的時候，我曾經告訴過象漣到家里找三哥坐坐，不知道他來了沒有？我的零用錢沒有那一個供給我的，我從滇帶來的三元法幣，到了郴州就沒有了。我没有什么嗜好，一天只消吃兩頓飯也就夠了，也用不着什么零錢，這請媽媽不必挂心，絕不要匯錢出來給我。

長沙，我要說的話還有多哩！下次再說吧！這封信完全是我感情的表現，眼淚的結晶，我認它很可貴的，看后請三哥將它好好保存。我和排、連長都很合（法）*〔得來〕*，我隨時抱着謙恭和平的態度，無有不好處的。媽媽：請你家少為我着急些，無事可以打麻將消遣消遣，二姐和三哥隨時安慰安慰媽媽，接信后請三哥詳細地回我一信，免得挂念。敬祝

母親福體健康！親友處、二哥二嫂處代為致意。

二姐 新華生活快樂！
三哥 長貴

你的老兒子守信晚稟

—

親愛的二哥：

.....*

何以又說我達升學的目的快要實現了！因為在現在這個過渡時期里，我和宜生一天只是研究學科（我們買了一部投考大學用的《各科常識問答》），不時我又作點小說，現在已經完

成了《薄暮》、《碎煤》两篇短篇小说。

最近由政治部得到一个消息說：“上海办有一个中央汽車学校，是完全公費的，这里的朋友也去了好几个。”我們为着謹慎起見，一面投函到該校索取簡章，一面又竭力的預备科学，俟来信后就可以决定了。我們連长李植圃也很能贊助我，就照着进退的原則來說，我想也是可进的时候。二哥，請你放心吧！我此次的出省，稍尝了一点世味，是酸辣苦甜咸，也能有相当的认识，我絕不会冒昧从事的，我总要妥实有把握才能走的。請你和我写一封信到上海給江炯明先生（或其他的朋友），看你怎样措詞，将来到时，又多有几个帮助的人，你以为如何？

.....*

你問我回家一层，我想了一下，实在沒有回去的可能。你知道我并不是不会思家，也不〔是〕* 一个硬心人。你想現在一事无成，回去实在有些不好的，等到慢慢的有点发展，进个把学校毕业出来，回家团聚也是一桩很容易的事。

亲爱的二哥哟！异乡作客本是不堪忍耐的，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更是使人难堪的。我虽在这里过年，但是我的心灵，无一时不在家里打圈〔子〕*，弄乐器，这里的年究竟像什么我都不晓得。我一天只是坐在营里，桌子便是我的好伴侣。在过年的这几天里，我实在苦悶极了，沒事的时候我写了許多中英文的小詩粘在牆上，其中一首是：

多雨的湘柳，伴着我流泪！
卑湿的湘柳，伴着我忧郁！
尤其是在这莫明其妙的环境中，
更是不可多日逗留的！

亲爱的二哥哟！你不要以为我是消极，我并不消极的。我的英勇，我的热血，还是继续的沸騰着，决意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。

.....*

这封信我认为它完全是我感情的表现，眼泪的结晶，请兄和我将它好好保存。

夜静了！除了卫兵问口令声和对门的小流声，一样都不可听见。我的头也昏了！不能再写了！

就此告一段落吧！敬祝你的

生活快乐 并祝二嫂

健康

你亲爱的四弟

守信手书于郴

2月21日夜一时

三

媽：——我亲爱的媽媽：——

你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一個人了，你对我的爱是无所不至的，你对于我随事的关心，无一时沒有脱离过你的心房的。記得一次严寒的冬天的一早，校舍里的同學們都議論紛紛的在烧火保暖，雪花片片的飞揚天空，漸漸地积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。我寝舍的分子也漸漸地加多起来。——因为有火的緣故，用破烂的木器来做燃料，始終沒有木炭那样响得自然、舒服，大家都

不高兴了，都摸着被烟秋^①坏的眼睛又走到别处去。

这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，誰料想得到雪里送炭的事实在这里发生了！长贵来了，他提着一篮黑炭，一个人力車夫抬了一炉烧好的紅火，送到我的寢室里。……

媽！这便是母子真誠之爱的一个最大表现！我写到这里，我的神经錯乱！流〔落〕*〔泪〕*了！心痛了！我只抱着一床做枕的毡子，連声地叫着：“我亲爱的媽媽！世界上只有你是唯一爱我的人！”媽媽！我知道了！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你在从前对我所說的一切劝告，一切我认为不爱听的話，都是真实的，沒有一字是虛伪的。媽媽！我現在成了世界上的罪人了！一脱离了他可爱的媽媽，施与真爱給他的媽媽；又脱离了他的可爱的朋友們，不辭而逃，这样的罪恶，是怎样的大啊！媽媽！容納你假使能恕却我的罪恶、我的忏悔，那么我再跑在你膝前，好好的来孝养你。你知道在这金錢的世界里，我实在不能立足了，有錢的时候，那个都来拜訪你，沒錢的时候，那个知道你是誰？！有的見了佯作沒見，倒要退后几步！有錢的时候，那个都約你逛这里那里，一見的时候少不了还問一声，“你的身体好嗎”。沒錢的时候，你就是几头撞死在床又是当得月亮。譬如昨晚的热病吃药的时候，已有人知道，但是今天早上沒有那个像从前一样的問一声“你身体好了一点沒有？”今天的这次痛哭可算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刺激，現在哭得个头昏眼花，又有誰来安慰你呢？只有自慰罢了。唉！矛盾到极点的社会啊！冷酷到冰点的社会啊！誰处不受它的白眼！談什么革命，革到現在几乎把命都革完了，还革不出一条出路来！談什么奋斗？自从出省以后，那一天沒有在奋斗中过生活，但是現在奋斗的力量也沒有了（尤其在这排外的广东），連几十元

① 校注：云南話，熏的意思。

旅費錢都奋斗不到。唉！一切的一切都是虛偽的！只有母子之愛與金錢和我之愛才是真實的。媽！假使有旅費的話，那末我总在早日起程，奔向你的膝前，把我的這些余淚洒完！另外造我們的新家庭！親愛的媽媽，哥哥們，姊姊們，一切的朋友們！我們會面的日子漸漸地臨近了！假使沒有旅費的話，那也就此永別了！

你的老兒子

廣州孤零的旅舍 泪中

1929. 4. 17.

四

親愛的二哥：

我常常這樣說：理想是直線，但事實是曲線的。我在湘的時候，不是寫過一封很長的信給你？里面是把我的一切希望和計劃，通通都告訴給你，大概你都認為妥當的吧！唉！事實轉變得真快，誰料到我請假的事，在我發信后才得到一個最後的決定：“現在縮編在即，關於該員到滬修學事，俟縮編後再為決定。”你看這樣一來，我的一切熱望，都已落到失望的海底。如此，我依然沈靜的在〔等〕*着。

半月後一個很可喜的消息傳到我的耳鼓里，就是：本軍的軍官團要送到第八路總部的軍官學校。我想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了，然後我就用了種種的手續，找范軍長親談過幾次話，由他的態度和話語看來，他是非常看得起我的；並且很誠懇地

容納我的要求，送我到黃埔去。

三月二十八號，我們隨同十六軍軍官團的全體學員，首途赴粵（我寄書回家便是這個原因），不過六天的旅程，我們也就在繁華的廣州市住着了。這個軍官學校的性質，完全是收容此次在職編遣的軍官，所以我們也就沒有這樣的資格。此次又被遣散之約有七八百，我是一個准尉階級，得了柒拾伍元遣散費。四月九號（的）* 就離校遷入旅店。當時我在外面的一切希望，還沒有冷消的，我很想等一等這裡航空學校的招考，我看現在的航空事業真是一日千里之勢，尤其是廣州的長途飛行家張惠長（的）* 辦的這個航空學校，聽說要到八月間才有招考的希望，僅我這很少的幾個錢怎能等得到那時呢？況且能考取與否，另成問題。這樣冒失的事我絕對不敢嘗試的。至於到上海，無把握的到上海，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。——正在這樣的徬徨中，我發現報紙上有一個所謂廣東戲劇研究所附設藝術學校，招考公費生。我發覺以後，覺得它正好解決我這徬徨的心理（我只想借它的公費來等待航校的招考）。當時我就找校務長接洽談話，他對我說這學校完全是注重在藝術的理論……怎樣怎樣的好。考取以後，他叫我預備遷入學校，我就把所得的旅費購些應用的東西遷入學校。二哥：事之出入意外誰又知道呢？我頭天遷入學校，第二天就遷出學校，原來這學校是一個造就廣東戲子的機關，所學的就是廣〔東〕* 戲和京戲。所謂音樂班就是學廣〔東〕* 戲鑼鼓、絲弦，你想我怎么能插足在這裡呢？這時我錢也沒有了，一切遠大的希望也不敢想了！……只有決定回家的主意，要到上海是路道不通，廣東不能立足，回家是沒有旅費……恰好遇着我們的教官阮守誠，他順帶着把〔我〕* 攜帶回家，很節儉地用了二十元法紙^①的旅費，

① 校注：法郎。

說明到省时就还他。现在是請母亲到別处暫借着，你若有余剩的話，請寄給我二十元的法紙。現在我依然轉回省師本班上課。你最近的情形怎样？請你很快的給我一信，家中清吉，自我回家后，尤为欢喜，我要写的信还在多哩！只有草草結束。

敬祝

健康

并祝二嫂快乐！楚生好嗎？

你的四弟守信于回家后一日

1929年5月7日

五

亲爱的二哥：——

“Bon”的一声，震动了全昆明市，大家都以为胡、张^①攻省的大炮掉到五华山！有些神经过敏的居然說是胡、张的内应在城里所埋的地雷爆炸了……但是在这一响以后，什么都听不见了，直到一大团黄黑色的浓雾冲上天空以后，大家才想起了，乃是前天自城外搬到江南会馆的火药爆发了。

当时我們的心理只說这次的結果总要死人，但是经我們实际的观察下来，不但死人，而且死得不少。据最近的調查，死

① 校注，即胡惹愚、张汝翼。